

名家名译

大江健三郎

精品集

Jing Pin Ji

〔日〕大江健三郎 著

郑民钦 杨炳辰 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I313.4/63+9

2008

名家名译

大江健三郎精品集

〔日〕大江健三郎 著

郑民钦 杨炳辰 译

大江健三郎精品集

〔日〕大江健三郎 著 郑民钦 杨炳辰 译

出版发行：上海译文出版社 地址：上海南京西路250号 电话：021-62485227

电子邮箱：sh62485227@163.com 网址：http://www.ywpress.com

http://www.ywpress.com

责任编辑：朱文平
封面设计：陈彦强

印刷：北京瑞古冠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0

字数：229千

ISBN 7-311-01003-5

定价：25.00元

（含邮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江健三郎精品集/[日]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杨炳辰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309-05879-6

I. 大… II. ①大…②郑…③杨…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148 号

大江健三郎精品集

[日]大江健三郎 著 郑民钦 杨炳辰 译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359 千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9-05879-6/I · 421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次

个人的体验 / 1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 127

个人的体验

杨炳辰 译



1

“鸟”像一只野生的鹿，昂然而优雅地瞧着陈列架上一幅绘制精美的非洲地图，他忍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女店员们穿着制服衬衫，露在制服外的颈子和手臂冷得起了鸡皮疙瘩，谁也没特别注意到“鸟”的叹息。黄昏渐深，初夏的热空气，像死去巨人的体温，从包裹地表的大气里，脱落得一干二净。谁都会在幽暗中，下意识地摸索皮肤上仅存的白天那温暖的记忆，自然滑出暧昧的叹息。六月，下午六点半，街上看不见汗流浃背的人。可是“鸟”的妻子，也许正赤裸地躺在橡胶布上，像一只被击落的野鸡，紧紧闭着眼睛，躯体上所有的汗穴，纷纷挤出无数豆大的汗珠，嘴里发出疼痛、不安而又满含期待的呻吟声。

“鸟”浑身一哆嗦，眼光集中到地图的细部。围绕着非洲大陆的海是用催人泪下的蓝色印制，像冬天拂晓的晴朗天空。纬度、经度都不是规尺画出的机械线条，而是用令人感觉出画家内心不安而又游刃有余的粗线条勾勒出来的。那是象牙气氛的黑线条。非洲大陆像个俯首男人的头盖骨。这个大脑袋男人，正忧郁地低垂着眼，俯瞰着考拉、鸭嘴兽和袋鼠的故乡——澳大利亚。地图下方标示人口分布的小“非洲”，像个正要开始腐烂的死人头颅；标示交通关系的小“非洲”，则像个剥了皮肤，露出根根毛细血管的受伤头颅；它们都唤起一种活生生暴力的、死于非命的印象。

“从陈列架上拿出来给您看吧。”

“啊，不用了，我要的不是这本，我要密休朗的西非图，以及中非和南部非洲的地图。”“鸟”说。

店员躬下身，在塞满各种“密休朗”汽车旅行者用地图的书架上，忙不迭地找了起来。“鸟”像个“非洲通”似的开了腔：“号码是182和155。”

他所叹息注视着的是摊开的世界总图的一页，那图册精制皮装，像个沉甸甸的摆设品。几星期前，他已经来查询过这“豪华本”的价钱；竟相当于他这个预备学校教师五个月的薪水！即使把当临时翻译挣来的钱也算进去，那也得三个月不吃不喝，书才会到“鸟”的手里吧。可是，“鸟”得养活自己，得养活妻子，现在还得养活即将开始存在的小东西。他是一家之长。

店员挑了两种红封面的地图，放到陈列架上。她有着小小肮脏的手，手指粗糙得像趴在灌木丛里的变色龙脚爪。“鸟”的目光停留在那手指触摸着的标



签上：青蛙面相的橡胶人正推着滚动的轮子奔跑，“鸟”觉得像是买下了一件不值钱的东西。可这是重要的实用地图哇。“鸟”还是念念不忘要打听一下，与他想买地图不一样的、那本放在陈列架中的昂贵地图：

“为什么世界全图老翻在‘非洲’那一页上呢？”

书店店员下意识地警觉起来，没有吭声。

“真的，为什么老翻在‘非洲’这一页上呢？”“鸟”自问自答起来。“也许书店老板觉得这本地图册里，‘非洲’这一页最好看吧。可是，像非洲那样老是变幻多端的大陆地图，恐怕陈旧过时也很快吧。这种陈旧从那里，对世界全图的侵蚀便开始了。因此，翻开到‘非洲’这一页，最能广泛告知这本世界全图的古老身价吧。那么，要论政治关系完全固定了，且再也不会陈旧的大陆地图，该选择哪里呢？美洲大陆，还是北美大陆？”“鸟”中断了“自问自答”，半途而废，买下了那两本红色封面的非洲地图，低着头穿过肥胖裸妇青铜像与盆栽怪兽树木之间的通道，下了楼梯。青铜像的下腹部，涂满了那些性欲不满的家伙们手掌上的油脂，像狗鼻子似的闪着湿漉漉的光。“鸟”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也经常手摸着那个部分通过走廊，可现在，连正眼瞧一下青铜像的勇气也没有。他曾经看到医生和护士们，在赤裸裸躺着的妻子身边，挽起袖子，纷纷用消毒水稀里哗啦地清洗着裸露到肘部的手腕。医生的手臂是毛茸茸的。

穿过一楼嘈杂的杂志柜台，“鸟”把牛皮纸包好的地图，小心翼翼地揣到西装外侧的口袋里，用胳膊捂着走起来。这是“鸟”第一次买的、面向实用的非洲地图。“几时能让咱真正脚踏非洲大地，戴上浓黑的墨镜仰望非洲天空哇？”“鸟”情绪不安地思索起来。“不用说，咱呀，现在这一刻，不正是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去非洲的机会吗？咱现在难道不得不继续告别自己青春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惊人紧张的机会吗？即使真是这么回事，看来，也已经是生米煮成了熟饭。”

“鸟”愤然地用力推开“外语书店”的大门，走到初夏傍晚的大街上。也许是空气浑浊加上天色幽暗的关系吧，大街上仿佛弥漫着薄薄的雾气。橱窗里，排列着新进口的、厚封面精装外文书；里边更换日光灯的电工，在“鸟”的眼前躬着背“呼”地跳下，把“鸟”吓得倒退了一步。于是，他就这么个姿势，望着映现在暗淡大玻璃橱窗上的自己，望着以短跑运动员速度苍老起来的自己。“鸟”，他今年二十七岁零四个月。十五岁那一年，他让人给起了个“鸟”的绰号。打那以后，他一直被人唤作“鸟”；眼前，橱窗玻璃那泼墨似的湖上，他像水面的尸体般笨拙地漂浮着，看上去更像只“鸟”了。“鸟”个子矮小，瘦兮兮的。他的朋友们，大学毕业一就职，都跟吹气似的胖了起来，就连那些瘦子，一结婚也都一个个胖起来。唯独“鸟”一个人，除了肚子有些鼓出以外，身上还是

瘦骨嶙峋的。他老是耸着肩、猫着腰走路，站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姿势。他给人运动型瘦老人的感觉。他耸起双肩，像两只收拢来的翅膀，他容貌本身，也立即使人想起鸟。滑溜溜没有一丝皱纹的暗色鼻梁，鸟喙一般挺直，再强有力地勾起；眼球泛出动物胶一般坚硬而迟钝的光，几乎从不表露情绪。有时，那眼睛会突然睁大，像一只惊弓之鸟。嘴唇老是紧绷绷的，又薄又硬，两颊到下巴刀削一般的尖利。还有那红红的头发，烈火燃烧般地竖起，直指苍穹。“鸟”十五岁上已经成就了这副尊容，长到二十岁时也丝毫未改。他这副“鸟”模样将保持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从十五岁到六十岁，他就是只能凭一张脸，一种姿势活着的人吗？假如真是这样，那么，“鸟”现在正望着橱窗玻璃里那个已经走过一生的他自己呀。一阵切实而具体的厌恶感向“鸟”袭来，他简直想吐，浑身震颤了。他仿佛得到了一种启示，疲劳不堪、儿孙绕膝、老态龙钟的“鸟”……

这时，玻璃深处幽暗的湖上，迎着“鸟”凑过来一个让人觉得有些蹊跷的女人。她的肩膀粗壮浑圆，个头又挺高，从橱窗玻璃中“鸟”的头顶上露出脸来。“鸟”觉得像是有怪物从背后袭来似的，忍不住拉开架势回过头来。女人在他眼前站住，她一脸仔细琢磨的审慎表情，紧盯着“鸟”看了一阵。“鸟”紧张起来，也回敬了那女人一眼。就一会儿工夫，“鸟”看到女人眼里原有的硬硬尖尖，急不可耐的神色，让忧郁的漠不关心之水洗去了。本来即使无法判断“鸟”是什么性质的人，女人也能发现一种利害关系的纽带；而眼下她无意中注意到，“鸟”可不是与那纽带相称的对象。这时，“鸟”也发现，那女人蓬松柔软头发包裹住的脸有些异常：弗拉·安吉理柯“受胎告知图”上天使般的脸上，透过惊人的浓厚化妆墙壁，上嘴唇竟冒出几根尚未剃尽的胡须，毫无着落地颤动着。

“嗨！”大个子女人发出年轻男人豁达的声音，打了个招呼：她为轻率的失败，自己主动先闭了嘴。那感觉挺好的。

“嗨！”“鸟”赶紧微笑，用有些沙哑而尖利的声音，同对方打了个招呼，这也是他给人以“鸟”的印象的属性之一。

男妓穿着高跟鞋在原地转了半圈，悠然潇洒地走开了；“鸟”目送了他一程，转身往相反方向走去。“鸟”穿过狭窄的小弄堂，小心翼翼、东张西望地穿过有轨电车来往的大马路上。“鸟”这种激烈的神经过敏性谨慎，有时甚至近乎痉挛，常会使人联想起怯生生的小鸟儿。总而言之，“鸟”的绰号对他再恰当不过了。

“那家伙看我老在橱窗里顾盼影姿，像在等什么人，就错把咱当成性倒错的人了吧。”“鸟”想着，尽管那是有损名誉的误解，可那男妓一看到回过头来的“鸟”，就立刻意识到那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鸟”的名誉早就恢复过来了。



现在只剩下一份滑稽感让他感到沾沾自喜：“嗨”的一声，当时不正是最合时宜的招呼话吗？那家伙定是个相当理智的人。”对那个男扮女装的青年，“鸟”感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友情。“今晚，那年轻人真能找到恰恰相称的性倒错者做他的冤大头吗？真是的，也许我该拿出些勇气，跟他一块儿去的呢。”“鸟”幻想着自己和那男妓，一起进了什么不明底细、令人犯疑的角落，一边穿过马路，一头钻进了酒店和饭馆林立的繁华大街上。“那家伙和咱像兄弟一样，和和气气地脱光了衣服躺着说话呢。咱脱光是为了把那家伙从无聊的情绪中解救出来。咱大概会提起老婆在生孩子的事吧。也许再跟他说说，我很久以前就一直打算去非洲旅行，回来后，出版一本冒险记《非洲的天空》，可梦想毕竟是梦想哇。我还会告诉他，一旦妻子生下孩子，我就要幽闭进家属的牢笼里去了。（结婚到现在，尽管我身处牢笼，但那牢笼的盖子仿佛是开着的。可那刚出生的孩子，会把盖子重重地扣上。）一个人去非洲旅行的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那男的一定会一颗一颗仔细收集胁迫我神经过敏的种子，他会理解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扭曲，这才会男扮女装上街寻找性颠倒的伙伴；这些青年属于对深深植根于底部的无意识不安和恐怖感具有真正敏锐耳目的一族。

“明天清早，那家伙也许会和咱一边听广播里的新闻，一边面对面地剃胡子吧。还用同一个肥皂壶。那家伙虽然还年轻，却像是个口髭浓浓的男人。”想到此处，“鸟”扣上了幻想之锁，竟微笑了起来。“和那家伙过上一夜显然不现实，可也该拉住他喝上一杯呀。”家家不相上下、舒适干净的便宜酒店满街都是，“鸟”夹杂在几个醉汉之间走在喧闹的大街上。他喉咙渴极了，就是自己一个人，也想去喝一杯。“鸟”把瘦长的脖子，灵巧地转了一圈，琢磨着大街两旁的酒家。其实他哪一家酒店也不打算进去。要是他酒气熏天地跑到妻子和新生儿的床边，他的岳母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鸟”不仅不愿让岳母、也不愿让岳父再看到自己沉醉于酒精饮料的样子。退休以前，岳父一直是“鸟”毕业的那所公立大学英语系的主任教授。现在他移到一所私立大学去开设讲座。凭着“鸟”这把年纪，能得到预备学校教师的职位，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那是他得到了岳父好意的赏赐。“鸟”既爱岳父，又敬畏岳父。岳父是“鸟”所遇到的最具宽大胸怀的老人。“鸟”不想让他再次失望。

“鸟”是在二十五岁那年的五月结婚的，那年夏天，他连着喝了整整四星期的威士忌酒。他是毫无理由地、突然开始了酒精之海漂流的。他是烂醉如泥的“鲁宾逊”。“鸟”放弃了大学院学生的所有义务，打工也好，自修也好，一切都置之不顾；深夜，甚至白天也待在幽暗的起居室里，听听唱片，咕嘟咕嘟地猛灌威士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最让人懊丧的日子里，“鸟”除了喝威士忌，听音乐，烂醉如泥却又难以入眠以外，活人该有的行为他几乎一样都不具

备。四个星期后，他从持续了七百个小时、充满深深苦涩的烂醉中醒来，发现了犹如战火席卷的城市般的荒废、阴森森地苏醒过来的自己。“鸟”作为仅有一丝复活希望的精神无力自理者，他固然必须尝试重新开拓内心的旷野，还必须重新开拓与他有关的围绕他外部的旷野。

“鸟”向大学院递交了退学书，请岳父替他找了个预备学校教师的职位。打那以后过了两年，今天他要直面妻子的临产。假如这个“鸟”再让酒精的毒素污染了血液，还恬不知耻地出现在妻子病房里的话，那么，岳母肯定会携着女儿和外孙，像躲避瘟神似的狂奔，逃得无影无踪吧！

直到现在，他自己身体里，还隐匿残留着顽固的酒精指向，“鸟”需小心提防。“威士忌地狱”四星期后，他反躬自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连续醉了七百个小时呢？可他最终也没有得出个所以然来。他实在搞不清自己怎么会跌进威士忌深渊里，因此，大有可能是突然间老毛病卷土重来。只要“鸟”不能理解那四星期的真正意图，那么，他就永远不能真正掌握新的、阴森森四星期里所得到的护身防御手段。

“鸟”热心阅读一部有关非洲的探险史，他曾读到过这么一段：“探险家们无一例外地诉说村民们至今仍酗酒闹事。它说明这个美丽国家的生活里，缺乏某种东西，说明这里存在着一种把人赶到自暴自弃绝望里去的根本性不满。”这话说的虽然是苏丹荒野部落的村民们，但是，“鸟”读了以后，竟发现自己也一直在回避彻底思考自己生活里所缺少的东西，回避思考所谓根本性的不满。可是它们确实存在着，所以，“鸟”现在才会如此坚决地拒绝酒精饮料。

“鸟”来到街道最深处的广场，这里相当于这一带辐射形地区的焦点。正大剧场的电光时钟正好指着七点。正是要给医院里的岳母打电话问候产妇安危的时间。他从下午三点开始，每隔一小时打一次电话。“鸟”往四下里扫了一眼。广场周围尽管有好几个公用电话，可都占满了人。与其说“鸟”急着想知道妻子生孩子情况，倒不如说他更在乎守候在挂号处住院病人专用电话前岳母的心情，一想到岳母等待他联络的紧张神经，“鸟”便焦急起来。自从把女儿送进医院以后，岳母就让一种固执的观念攫住了：她老觉得自己在那里受到了不正当、侮辱性的待遇。“其他的病人家属占着那个电话就好了。”“鸟”悲切地盼望着。他返回大街，搜寻着酒店、咖啡馆、卖赤豆汤的小吃店、中国面馆、炸猪排店、舶来品杂货店……他只要进了其中一家，就能借打一个电话。但他尽可能避开酒店，饭也已经吃过了。那么，去买点儿胃药吧？

“鸟”开始找药铺，不知不觉来到一家面朝十字路口的古怪商店。商店屋檐上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彩画招牌：画着个沉下腰、拉开架势准备打枪的牛仔。他那缀着马刺的长靴正踩在一个印第安人的头上，“鸟”读到了印第安人头上“专



售枪支”那几个花体字。店堂里拉着纸做的万国旗，黄黄绿绿的丝缎带围在墙上，墙下则摆了一排彩色的箱型装置，比“鸟”年轻得多的家伙频繁地左来右往。“鸟”透过红蓝彩色胶带镶边的玻璃门往店里一瞧，一眼就看清楚店堂深处的角落里，放着一部朱红色的电话机。

电唱机里正在拼命叫喊着已经过时的摇滚舞曲。“鸟”穿过那投币电唱机和可口可乐自动贩卖机之间的通道，走进了店堂。店里铺着的地板，让风干的泥土弄得脏兮兮的。顿时，他耳朵里鼓满了鞭炮的轰鸣声。“鸟”看到自动麻将台、投标，还有瞄准箱子里袖珍风景打步枪的装置（森林模型里，茶色的小鹿、白白的兔子、巨大的青蛙等，都装在一条小小传送带上游动着。“鸟”经过装置的时候，一个高中生，正击中一只青蛙，守候在一旁的女朋友乐得哈哈大笑，装置前面的记分显示器，自动地给加了五分）。“鸟”穿行在十七八岁小青年人群里，像走迷宫似的，总算挤到了电话机旁。“鸟”投进了硬币，赶快拨好已经背熟了的医院号码。他一只耳朵听着远处的铃声，另一只耳朵听着摇滚乐，还听着一万只蟹凑在一起啦啦啦啦的脚步声。沉迷在游戏机里的毛头小伙子们，不时用手套一样柔软的意大利皮鞋底，咕吱咕吱摩擦着起毛的地板。那边的岳母该怎样来推测这里的嘈杂声呢？电话挂晚了需要解释，这种噪音也该作些解释吧？

电话铃响了四下后，岳母来接了，岳母的声音比妻子的声音像是还要年轻几分。结果，“鸟”什么也没解释，只是问了问妻子的情况。

“还没呢。还生不下来。那闺女比死还难受，就是生不下来。还没生下来呢。”

“鸟”一时不知怎么说好，竟发现胶木话筒上有几十个蚂蚁洞，就像缀着黑星星的夜空，“鸟”吸进呼出的气，将听筒表面熏得乍阴乍阳。

“那我八点钟再打电话，再见。”说完，“鸟”呆了一分钟，挂上了电话，叹了一口气。

紧挨着“鸟”，放着一架驾驶模型汽车兜风的装置，坐在司机座上的那位，看起来像个菲律宾少年，他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模型美洲虎E型车，在装置的中央，由一个圆筒支撑着；在它紧下面，描绘着田园风景的输送带不停地转动着，美洲虎E型车就一直在郊外整洁的道路上飞驰着。路没有尽头，弯弯曲曲；还不断有牛、羊或是抱孩子的姑娘等障碍物出现，美洲虎车危机四伏。游戏者的工作是：隔一会儿打一下方向盘，让圆筒转动起来，把车从危险故事里救出来。少年短短的浅黑色额头上，刻下了道道深深的皱纹，他没命地玩着，趴在方向盘上。少年误以为传送带的循环运动什么时候停下来，他的美洲虎车也就到达目的地了，于是，他从尖尖虎牙咬着的薄薄嘴唇之间，发着嘶嘶的声音，淌着口水，不停地开着车。谁知，布满障碍物的道路，老是在小小车辆的面前不停地展开。每当传送带的旋转速度放慢下来，少年就赶紧从裤兜里掏出硬币，

往镶在装置上的铁眼洞里塞进去。“鸟”站在少年的斜后方，看了一会儿。这时，一阵难耐的徒劳感觉，在偷偷凑近“鸟”的脚下。“鸟”迈着跨越烧热铁板似的步子，匆匆忙忙地朝后面的出口跑去。不巧又和一对奇怪的装置撞上了。

右侧的装置前，聚集了一伙年轻人，他们都穿着金银织锦缎绣龙、香港风格美国口味的茄克衫，正弄出莫名其妙的巨大冲击声。这时，“鸟”走近左侧那架无人问津的装置。那是一台欧洲中世纪刑具“铁处女”的二十世纪版。钢铁制的美人和真人一般大小，身体上涂抹着红黑的机械条纹，她两条胳膊紧紧地抱在裸露的胸前，原来要竭尽全力掰开那两条胳膊，才能偷看到藏在手臂后面的乳房，机器由此测得挑战者的握力和牵引力，并通过铁姑娘两眼的计数器，把数字报出来。姑娘的头上还标示着年龄级别握力、牵引力的平均值。

“鸟”往铁姑娘嘴唇上开的洞里投入一个硬币。然后，他开始用力把姑娘的两臂从乳房上掰开来。铁姑娘顽强地抵抗着，“鸟”反而更上劲了。“鸟”的脸渐渐让钢铁姑娘抵住了。姑娘脸上像是添加了隐忍苦闷表情的色彩，“鸟”倏地多了一种凌辱这姑娘的感觉。他拼命用力，直到浑身的筋肉开始酸痛起来。忽然，姑娘胸膛里的齿轮转动起来，发出嘭嘭的响声，她的眼睛里，露出淡红血色的数字盘。“鸟”浑身的筋肉，一下子松弛下来，他呼呼地喘着粗气，把自己所获得的数字，与表上的平均值对照。表上没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单位，可“鸟”获得的数值是：握力 70，牵引力 75。再看看表上 27 岁的平均值，竟是握力 110，牵引力 110。“鸟”简直不敢相信，他再顺着表看下去，不一会儿就看清了：自己所获得的是四十岁人的平均值。四十岁！“鸟”的胃承受了强烈的冲击，他止不住打了一个嗝。只有四十岁人的握力和牵引力，这个“鸟”，这个才二十七岁零四个月的男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而且，肩膀、侧腹的筋肉都像针扎似的隐隐作痛起来。瞧这动静，那疼痛像是取代了讨厌的筋肉痛赖着不走了。“鸟”该尝试着去恢复名誉，他凑近了右边那架装置。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居然会对这种体力测试游戏认真起来。

“鸟”一插进去，穿着绣龙茄克的年轻人们，像自己的领地遭人侵犯了似的野兽，敏感地一齐停下各自的动作，用挑战的眼光包围了“鸟”。“鸟”倒退了几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瞧着年轻人圈子里那台中央装置。那装置让人想起西部电影里断头台的构造。只是应该吊起倒霉犯人的位置上，吊着一个类似斯拉夫骑士头盔般的东西，头盔里露出黑鹿皮沙袋。只要往头盔中央睁开眼睛的洞里投进硬币，就可以拽下了沙袋，同时，挂在支柱上计数器的指针也调整到零的位置上。计数器中央画着机器鼠的漫画，机器鼠张开黄色的嘴在叫：“快！来测量一下你的爆发力吧！”

“鸟”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那装置看，这时，一个茄克青年，半带羞涩，



半有自信，示威似的走近装置，往头盔上的洞里投入硬币，拽下沙袋。然后，年轻人退了一步，像跳舞似的猛地全身跃起，照着沙袋一记猛击。撞击声，加上吊沙袋的锁链，摩擦头盔内侧发出的咔嚓咔嚓声音。指针超过了计数器的字盘，可怜兮兮地抖个不停。穿茄克衫的青年人一起哄堂大笑起来。爆发力超过了计数器的容量，装置麻痹了，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满脸得意的年轻人，这回摆出打“空手道”的架势，甩起一脚，照着沙袋轻轻踢去。于是，计数器的指针总算指到150停住了；沙袋宛如累垮了的寄居蟹慢吞吞、慢吞吞地缩进头盔里去。这群年轻人又大笑起来。

一种莫名其妙的热情攫住了“鸟”。他当心着别让非洲地图弄皱，小心翼翼地脱了上装，搭在赌博游戏台上。“鸟”掏出准备给妻子医院打电话用的许多硬币，拣出一个塞进头盔里去。穿绣龙茄克的毛头小子们，紧紧盯着“鸟”的一举一动。“鸟”把沙袋拉下来，退后一步，摆好架势。当年，“鸟”受到地方城市高中退学处分，准备参加考大学资格检定测验时，曾和同一个城市的小流氓组织，每周聚众斗殴。他让人害怕，身边常常围着几个少年崇拜者。“鸟”相信自己的爆发力。他不像年轻人那样乱打一气，恐怕正规的击拳姿势会助一臂之力吧。“鸟”轻轻地跨出一步，然后用右直拳朝沙袋猛地一击。他估计爆发力可以突破计数器最高限度的2500吧，也让计数器患上半身不遂吧？真不像话，才300。“鸟”把猛击沙袋的拳头拽回胸前，身子还保持着前倾，一瞬间，他茫然地注视着计数器。热血涌上了脸颊。他的背后，穿绣龙茄克的青年们一直默不作声。可以肯定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计数器和“鸟”的身上。也许他们对这个爆发力贫弱家伙的出现感到十分意外吧。

“鸟”装出一副完全无视年轻人的样子，再次走近系沙袋的头盔，又往里塞进一个硬币拉下了沙袋。这回他也顾不上摆什么正统姿势了，而是把全身重力全加在拳头上，照着沙袋猛地一击。“鸟”的右臂，从胳膊到手腕都麻木了，谁知计数器还是只指到了500。

“鸟”灰溜溜地弯下身子，拎起上装，面对赌博游戏台穿好衣服。然后，他不做声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老盯着他的毛头小伙子。“鸟”脸上隐约浮起了老成的微笑，俨然一个引退已久的老冠军，向年轻冠军抛去一个满含理解和惊讶的微笑。谁知，穿绣龙茄克的年轻人，却都是一副全无表情的铁硬面孔，只是把他当成一条狗似的觑着。“鸟”连耳朵后面都涨红了，他赶快低着头快步跑出店来。背后涌过来一阵故意显示活力的扬声大笑。“鸟”让孩子气的羞耻感弄昏了头脑，他大步流星般地穿过广场，钻进了剧场边的小弄堂。他已经失去了混迹于喧嚣大街上人群中的勇气。幽暗的小弄堂里，游街妓女伫立着，可一看到“鸟”气势汹汹的样子，都吓得不敢上前来勾搭他。不一会儿，“鸟”

折进一条没有娼妓守候的小路，没走多远，忽然一堵高高的大坝挡住了去路。幽暗中，弥漫着草叶的气息，他这才注意到大坝的斜坡上，正生长着茂盛的夏草。大坝顶上是铁轨。“鸟”想看看有没有列车过来，他朝大坝的两头望了望，什么动静也看不出来。“鸟”抬头望望漆黑的天空，看到红晕低低地笼罩着，原来那是繁华大街上霓虹灯的反射光。“鸟”仰着的脸颊上，忽然让雨滴给淋湿了。“原来要下雨了，草的气息才浓郁起来的呀。”“鸟”低下头，无聊地偷偷摸摸撒起尿来。

正在这时，“鸟”听到背后有几个人走近的杂乱脚步声。他撒完尿回头一看，已经让几个穿绣龙茄克的年轻人团团围住了。年轻人背对着剧场那边射过来的微光，黑乎乎的，根本看不出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在那一瞬间，“鸟”忽地想起，他们在那店里所表露出来的无表情中，已经潜藏着对“鸟”彻底鄙薄拒绝的印象。他们眼见一个极其无力的存在，就此引发了猛兽的本能。他们充满粗暴孩子的欲望：一看到弱小的家伙就忍不住要追上去欺负，这会儿，他们要追上去袭击那爆发力只有500的可怜羔羊。“鸟”感到一阵恐怖，慌张地想寻找一条逃路。要朝繁华大街上跑，他就必须向背朝大街的青年人包围圈最稠密的正面突击，可凭他刚刚测定过的体力（四十岁的握力和牵引力！）显然是不可能的，立刻就会被年轻人封堵回来。“鸟”的右方，是一条用木板墙封住的死胡同。左面，铁轨大坝和工厂空地铁丝网围栏之间，倒是有一条细细的暗道。老远的那头，连着通汽车的柏油马路。一百米左右的路，要是跑起来，不给年轻人抓住，倒是有一线希望。

“鸟”打定主意。他冷不防转过身子，佯装出要往右面死胡同胞的样子，又一个急转向左面突进。可是，敌人毕竟是干这种袭击的老手，就像二十岁时候的“鸟”在地方城市夜世界里所干的那样，他们早瞧破了对方的战略，在“鸟”朝右面转身的时候，他们早就向左面移动，把路给堵得死死的。向右一转，又赶快转回来朝左面突进的一瞬间，“鸟”迎面撞上了黑黑的年轻人，他们夸张地挺起胸脯，像拼足全力猛击沙袋似的攻击过来。“鸟”已经没有转身的余地了。“鸟”受到了恐怕是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反向爆发力，背朝后仰，飞进大坝上茂密的草丛里。“鸟”呻吟着吐出血水。像先前把计数器搞麻痹时那样，年轻人爆发出尖利的笑声。然后，毛头小伙子们再次收了声，缩成个比刚才更小的半圆包围圈，一齐往下瞧着倒下的“鸟”，待机行事。

这时，“鸟”想，非洲地图压在自己身体和大坝斜坡之间，该弄得满是皱纹了吧。“此刻，自己的孩子正在降临”的念头，以从未有过的切实感，跳跃到了“鸟”的意识的最前线。突如其来的愤怒和绝望感袭击了“鸟”。先前，他只有惊愕、困惑，只顾一味算计着如何逃跑。可现在，他一点也不愿逃跑。





“假如现在不斗，甭说咱去非洲旅行的机会将要永远丧失，就连咱的孩子生下来也得过最倒霉的日子了。”“鸟”仿佛获得了一种灵感，他坚信那句话。雨滴渗进他开裂的嘴唇。他甩了甩头，发出了一声呻吟，慢慢地站起来。毛头小子们的半圆形疏散开来，他们倒退几步想引“鸟”往前过来。这时，其中一个最强健的家伙，充满自信地跨前一步。“鸟”的两臂无力地耷拉着，下巴前凸，装出夜店里让人痛殴的木偶那副呆傻的样子站定。那年轻人悠然地瞄准，做了个棒球投手准备抛球的动作：单腿高高抬起，上身往后仰，手臂尽可能往后拉，然后猛地打过来。“鸟”头一低，腰一猫，照着年轻人的肚子像头牛似的猛扑过去。年轻人哼了一声，噗地吐了口胃液，突然一声不吭地倒下，晕过去了。“鸟”迅速昂起头，冲着余下的毛头小伙子。争斗的喜悦，在他身上复苏了。那已是多久以前的事呀。“鸟”也好，毛头小伙也好，都站着一动不动，互相盯着不好惹的敌人。时间过去了。

忽然有个青年招呼同伙：

“住手吧，住手吧！这家伙不是咱们的对手哇，是个老大爷呀！”

说着，毛头小伙子们一齐放松了，看也不看还摆着架子的“鸟”，搀起那个昏厥了的同伙，往剧场方向退回去了。只剩下“鸟”一个人让雨淋着。一阵奇怪的逗人发痒的滑稽感涌上来，“鸟”不出声地笑了起来。他的上装沾上了血污，“只要在雨中走几步，它就会变得和雨渍没什么两样吧。”“鸟”感到一种预定的和谐。挨了打的下巴，还有眼睛周围、手臂、背脊都火辣辣地生疼，但“鸟”觉得自妻子阵痛开始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心情特好。“鸟”一瘸一拐，沿着大坝和工厂空地之间的小道走向大马路。不久，一辆“大时代”蒸汽火车头，抛撒着火粉猛然开了过来。火车头通过“鸟”的头顶时，看上去像挂在黑暗天空上一头巨大的黑犀牛。来到大马路，“鸟”等着出租车，他从舌头和牙龈之间抠出一颗断了的牙齿，吐掉了。

2

“鸟”把沾满泥、鼻血和胃液污迹的西非地图，用图钉钉在了墙上，墙壁下方，“鸟”像受惊的潮虫蜷缩着身体睡着。这里是“鸟”夫妇的卧室。他睡的床和妻子那空床之间，放着一张给婴儿睡的白床，像只巨大的鸟笼，还罩着原封的塑料布。黎明的寒气让“鸟”不满地哼了一声，他做了个残酷的梦。

“鸟”站在尼日尔以东，乍得湖西岸的高原上。他究竟在那儿等待什么机



缘呢？没过多久，“鸟”就让巨大的“法考海尔”发现了。凶暴的野兽踢着沙子冲了过来。这可绝不坏，因为“鸟”就是想通过冒险、死的危险来邂逅新的种族，以现在的安稳来窥视彼岸慢性的欲求不满的日常生活情况，这才出发来非洲的。可是“鸟”没有任何与“法考海尔”搏斗的武器。“咱既没准备，又没受过训练，就到非洲来了。”“鸟”让一阵恐慌攫住。这时猛兽又逼过来了。“鸟”想起，他还是地方城市不良少年的时候，曾把弹簧刀像重锤似的缝在裤子的贴边里。现在，那条裤子早就给甩了。说来够滑稽的：他连“法考海尔”用日语该怎么叫都想不起来。“法考海尔！”“鸟”只听到丢下他自顾自逃到安全地带的家伙们大声地叫着：“危险，快跑，‘法考海尔’来啦！”发怒起来的“法考海尔”追到离浅灌木丛只有十米的地方。看来“鸟”是逃不掉了。这时，他发现朝北方向，有一个让天蓝色斜线围起来的地方。那斜线恐怕是铁丝网吧。“往那里深处跑进去，看来还有救吧。”这时，撂下他的人们也在那边大叫着。“鸟”开始跑起来。可为时已晚。“法考海尔”已经紧紧追到他的背后了。“咱又没准备，又没受过训练，就到非洲来了。怎能躲避‘法考海尔’的攻击呢？”想着想着，他完全绝望了，但恐惧心还是驱赶着他跑啊，跑啊。天蓝色斜线的深处，数不清“安全人们”的眼睛，眺望着跑过来的“鸟”。“法考海尔”凶狠尖利的牙齿准确地抓住了“鸟”的脚后跟……

电话铃响个不停。“鸟”醒来了。天亮了，昨晚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鸟”下了床，赤脚踏在又凉又潮的地板上，像只兔子似的跳着去接电话。“鸟”抓起听筒，一个男声连客套话也没说，就直接问了他的名字，然后说：

“请你马上到医院来！婴儿有些异常，得和你商量。”

“鸟”忽然变得孤立无援了。他咀嚼着梦的残渣，觉得还想退回尼日尔高原去，哪怕那个梦像个浑身密密麻麻布满恐怖肉刺的丑恶海胆。随后，“鸟”一边抵抗着不使自己陷入倒退现象，一边用他人般铁石心肠的客观语调问：

“母亲没事吧？”说着，他觉得像遭遇过千百次说那句话的情景。

“母亲没事。请你抓紧来一趟。”

“鸟”像缩在洞里的蟹，心急慌忙地回到卧室。假如就此拒绝，那所有现实，就会像梦中的尼日尔高原般立刻消失，他真想紧紧闭上眼睛再钻回温热的被窝里去。“鸟”摇摇头清醒了一下，捡起脱下来撂在床沿上的衬衫和裤子。弯腰的时候，身体上一阵痛楚，“鸟”这才想起昨晚恶斗的事情来。他想夸耀自己的体力仍然耐得住恶斗，但那种情绪本来就是很勉强的。“鸟”一边扣着衬衫的扣子，一边抬头望着“西非地图”。梦中他站过的高原，看看地图原来是“迪伊法”。那儿有一张飞跑着的疣猪图。“法考海尔”就是疣猪哇。那上方天蓝斜线的部分是“禁猎区”的意思哇。原来，在梦中即使逃到那里面去，“鸟”也